

经典典藏

鲁迅经典

鲁迅经典

鲁迅经典

鲁迅经典

鲁迅经典



鲁迅经典



鲁迅经典

鲁迅 著 张章 主编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经典 / 鲁迅著; 张章主编. —北京: 中国华侨出版社, 2013.1
ISBN 978-7-5113-3025-3

I. ①鲁… II. ①鲁… ②张… III. ①鲁迅著作—选集 IV. ①I210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98970号

鲁迅经典

著 者: 鲁 迅

主 编: 张 章

出 版 人: 方 鸣

责任编辑: 苌 臣

封面设计: 王明贵

版式设计: 李艾红

文字编辑: 信莹超 黎 娜

美术编辑: 韩立强

插图绘制: 王辰工作室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16 印张: 18 字数: 425千字

印 刷: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年2月第1版 2013年2月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113-3025-3

定 价: 29.80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: 100028

法律顾问: 陈鹰律师事务所

发 行 部: (010) 58815875 传 真: (010) 58815857

网 址: www.oveaschin.com

E-mail: oveaschin@sina.com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鲁迅是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文学家、思想家。原名周樟寿，字豫才，后来改名树人。青年时代受进化论、尼采超人哲学和托尔斯泰博爱思想的影响。1902 年去日本留学，原在仙台医学院学医，但是因为一部影片，深知仅仅作为一个医生是不能拯救中国人的，于是弃医从文，试图以文改变国民精神。1918 年，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，矛头直指“吃人的礼教”，发出了向封建社会进军的第一声号角。此后，他更是以极其深邃的思想和极其深刻的文字，挖掘分析了本民族人民的魂灵，并以高度概括的艺术手法，塑造出了众多的具有国民劣根性的经典人物，对中国人的精神进行了深刻的反思。

鲁迅不仅是文学巨匠还是民主斗士，是现代中国的民族魂，他用自己的文章和封建社会作了最坚决的斗争。“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”，这是鲁迅一生的写照，也是鲁迅精神的高度概括。从猛醒到战斗，从批判到建设，鲁迅在中国精神文化史上刻下了永远的痕迹，他的思想成为我们精神文化宝库中的一页；他的精神，已融入我们民族的血脉，成为激发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宝贵财富。“鲁迅精神不仅在下一个百年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，在下一个千年里也将愈加显现其理性的光芒。”

郁达夫在鲁迅死后曾经说过：“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，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；虽有了伟大人物，而不知拥护、爱戴、崇拜的国家，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。”这是鲁迅同代人的卓越识见和深长叹憾。鲁迅先生是伟大的人物，他的作品承载着他的精神，是我们民族血脉中最鲜活的血液。嬉笑怒骂皆成文，语不惊人誓不休。这是对鲁迅文字最为精炼的概括。

鲁迅一生以笔代戈，创造了包括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杂文在内的大量作品。他的小说把目光集中到了社会的最底层，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。呐喊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。彷徨：贯穿着对生活在封建势力重压下的农民及知识分子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的关怀。鲁迅先生后期的作品风格显示出前所未有的从容、充裕、幽默和洒脱，但骨子里依旧藏着鲁迅固有的悲凉。

他的杂文是“匕首”，是“投枪”。他运用这一文体对封建旧文明、旧道德，对资本主义文明、半殖民地文明，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；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，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。对社会的一切黑暗、统治者的凶残、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。与此同时，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同仁的污蔑攻击，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。在这些杂文中，鲁迅先生用自己的思想和智慧，以驰骋纵横的笔锋和变化多端的形式，自由、大胆地表现了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。

然而鲁迅的作品中不光充满了棱角，还有温情，在他的一些回忆性散文中，鲁迅深情怀念了那些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，向我们展示了其内心深处最为柔和的一面。这些作品，文笔深沉隽永，叙述与议论、回忆与感想、抒情与讽刺有机结合；流畅自然，亲切平易，是中国现代散文中的经典。

鲁迅的这些作品无论是思想性还是艺术性，在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上无疑是达到了最高的水准，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基石和纪念碑。它所蕴含着的许多极端深刻的思想，往往伴随着一种强烈地关怀整个民族和人类命运的炽热情怀，辐射出了震撼着后代读者心灵的巨大光芒。

本书精选了鲁迅不同时期、不同风格、不同体裁的作品，包括小说、散文、杂文，是鲁迅各个时期创作精华的浓缩。这些作品代表了中国文坛的最高水平，充分表现了鲁迅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，反映了鲁迅追求独立和自由的精神世界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。阅读这些作品不仅可以激发思考，陶冶情操，还可以汲取人生智慧，获得精神启迪，提高人文素养。



小说精选

狂人日记 / 《呐喊》	2
孔乙己 / 《呐喊》	8
药 / 《呐喊》	11
明天 / 《呐喊》	16
一件小事 / 《呐喊》	20
头发的故事 / 《呐喊》	22
风波 / 《呐喊》	25
故乡 / 《呐喊》	29
阿Q正传 / 《呐喊》	34
端午节 / 《呐喊》	54
白光 / 《呐喊》	58
兔和猫 / 《呐喊》	61
鸭的喜剧 / 《呐喊》	64
社戏 / 《呐喊》	66
祝福 / 《彷徨》	71
在酒楼上 / 《彷徨》	79
幸福的家庭 / 《彷徨》	84
肥皂 / 《彷徨》	88
长明灯 / 《彷徨》	94
示众 / 《彷徨》	100
高老夫子 / 《彷徨》	103

孤独者 / 《彷徨》	108
伤逝 / 《彷徨》	119
弟兄 / 《彷徨》	129
离婚 / 《彷徨》	135
奔月 / 《故事新编》	140
铸剑 / 《故事新编》	146
出关 / 《故事新编》	156

散文精选

阿长与《山海经》 / 《朝花夕拾》	164
五猖会 / 《朝花夕拾》	167
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/ 《朝花夕拾》	169
父亲的病 / 《朝花夕拾》	172
藤野先生 / 《朝花夕拾》	175
范爱农 / 《朝花夕拾》	178
影的告别 / 《野草》	182
求乞者 / 《野草》	183
我的失恋 / 《野草》	184
复仇 / 《野草》	185
复仇 (其二) / 《野草》	186
希望 / 《野草》	187
雪 / 《野草》	188
风筝 / 《野草》	189
好的故事 / 《野草》	191
死火 / 《野草》	192
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 / 《野草》	194

杂文精选

人之历史 / 《坟》	198
我之节烈观 / 《坟》	202

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/ 《坟》	207
未有天才之前 / 《坟》	213
论雷峰塔的倒掉 / 《坟》	215
再论雷峰塔的倒掉 / 《坟》	217
灯下漫笔 / 《坟》	219
论“他妈的！” / 《坟》	223
论“费厄泼赖”应该缓行 / 《坟》	225
论辩的魂灵 / 《华盖集》	229
并非闲话 / 《华盖集》	230
补白 / 《华盖集》	232
我观北大 / 《华盖集》	236
无花的蔷薇 / 《华盖集续编》	237
空谈 / 《华盖集续编》	240
略论中国人的脸 / 《而已集》	242
无声的中国 / 《三闲集》	244
文艺与革命 / 《三闲集》	247
宣传与做戏 / 《二心集》	251
为了忘却的纪念 / 《南腔北调集》	252
家庭为中国之基本 / 《南腔北调集》	257
文学上的折扣 / 《伪自由书》	258
中国的奇想 / 《准风月谈》	259
爬和撞 / 《准风月谈》	260
青年与老子 / 《准风月谈》	261
未来的光荣 / 《花边文学》	262
“京派”与“海派” / 《花边文学》	263
拿来主义 / 《且介亭杂文》	264
忆刘半农君 / 《且介亭杂文》	266
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/ 《且介亭杂文》	268
说“面子” / 《且介亭杂文》	269
论“人言可畏” / 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	271
从帮忙到扯淡 / 《且介亭杂文》	273
老调子已经唱完 / 《集外集拾遗》	274

小说精选

狂人日记

孔乙己

药

明天

一件小事

头发的故事

.....



狂人日记

《呐喊》

某君昆仲，今隐其名，皆余昔日在中学校时良友；分隔多年，消息渐阙。日前偶闻其一大病，适归故乡，迂道往访，则仅晤一人，言病者其弟也。劳君远道来视，然已早愈，赴某地候补矣。因大笑，出示日记二册，谓可见当日病状，不妨献诸旧友。持归阅一过，知所患盖“迫害狂”之类。语颇错杂无伦次，又多荒唐之言；亦不著月日，惟墨色字体不一，知非一时所书。间亦有略具联络者，今撮录一篇，以供医家研究。记中语误，一字不易；惟人名虽皆村人，不为世间所知，无关大体，然亦悉易去。至于书名，则本人愈后所题，不复改也。七年四月二日识。

(一)

今天晚上，很好的月光。

我不见他，已是三十多年；今天见了，精神分外爽快。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，全是发昏；然而须十分小心。不然，那赵家的狗，何以看我两眼呢？

我怕得有理。

(二)

今天全没月光，我知道不妙。早上小心出门，赵贵翁的眼色便怪：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还有七八个人，交头接耳的议论我，又怕我看见。一路上的人，都是如此。其中最凶的一个人，张着嘴，对我笑了一笑；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，晓得他们布置，都已妥当了。

我可不怕，仍旧走我的路。前面一伙小孩子，也在那里议论我；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，脸色也都铁青。我想我同小孩子有什么仇，他也这样。忍不住大声说，“你告诉我！”他们可就跑了。

我想：我同赵贵翁有什么仇，同路上的人又有什么仇；只有廿年以前，把古久先生的陈年流水簿子，踹了一脚，古久先生很不高兴。赵贵翁虽然不认识他，一定也听到风声，代抱不平；约定路上的人，同我作冤对。但是小孩子呢？那时候，他们还没有出世，何以今天也睁着怪眼睛，似乎怕我，似乎想害我。这真教我怕，教我纳罕而且伤心。

我明白了。这是他们娘老子教的！

(三)

晚上总是睡不着。凡事须得研究，才会明白。

他们——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，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，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，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；他们那时候的脸色，全没有昨天这么怕，也没有这么凶。

最奇怪的是昨天街上的那个女人，打她儿子，嘴里说道，“老子呀！我要咬你几口才出气！”他眼睛却看着我。我出了一惊，遮掩不住；那青面獠牙的一伙人，便都哄笑起来。陈老五赶上前，硬把我拖回家中了。

拖我回家，家里的人都装作不认识我；他们的脸色，也全同别人一样。进了书房，便反扣上门，宛然是关了一只鸡鸭。这一件事，越教我猜不出底细。

前几天，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，对我大哥说，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，给大家打死了；几个人便挖出他的心肝来，用油煎炒了吃，可以壮壮胆子。我插了一句嘴，佃户和大哥便都看我几眼。今天才晓得他们的眼光，全同外面的那伙人一模一样。

想起来，我从顶上直冷到脚跟。

他们会吃人，就未必不会吃我。

你看那女人“咬你几口”的话，和一伙青面獠牙人的笑，和前天佃户的话，明明是暗号。我看出他话中全是毒，笑中全是刀。他们的牙齿，全是白厉厉的排着，这就是吃人的家伙。

照我自己想，虽然不是恶人，自从踹了古家的簿子，可就难说了。他们似乎别有心思，我全猜不出。况且他们一翻脸，便说人是恶人。我还记得大哥教我做论，无论怎样好人，翻他几句，他便打上几个圈；原谅坏人几句，他便说“翻天妙手，与众不同”。我哪里猜得到他们的心思，究竟怎样；况且是要吃的时候。

凡事总须研究，才会明白。古来时常吃人，我也还记得，可是不甚清楚。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“仁义道德”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“吃人”！

书上写着这许多字，佃户说了这许多话，却都笑吟吟的睁着怪眼睛看我。

我也是人，他们想要吃我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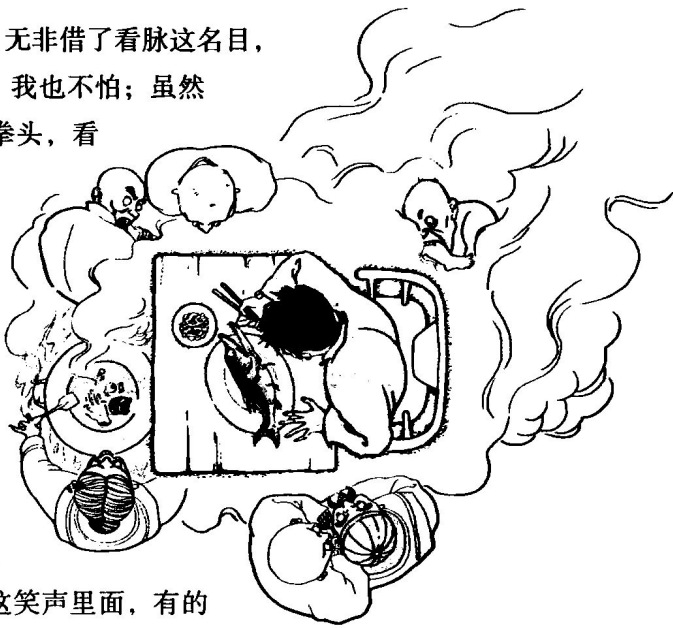
(四)

早上，我静坐了一会。陈老五送进饭来，一碗菜，一碗蒸鱼；这鱼的眼睛，白而且硬，张着嘴，同那一伙想吃人的人一样。吃了几筷，滑溜溜的不知是鱼是人，便把他兜肚连肠的吐出。

我说“老五，对大哥说，我闷得慌，想到园里走走。”老五不答应，走了；停一会，可就来了开了门。

我也不动，研究他们如何摆布我；知道他们一定不肯放松。果然！我大哥引了一个老头子，慢慢走来；他满眼凶光，怕我看出，只是低头向着地，从眼镜横边暗暗看我。大哥说，“今天你仿佛很好。”我说“是的。”大哥说，“今天请何先生来，给你诊一诊。”我说“可以！”

其实我岂不知道这老头子是刽子手扮的！无非借了看脉这名目，揣一揣肥瘠：因这功劳，也分一片肉吃。我也不怕；虽然不吃人，胆子却比他们还壮。伸出两个拳头，看他如何下手。老头子坐着，闭了眼睛，摸了好一会，呆了好一会；便张开他鬼眼睛说，“不要乱想。静静的养几天，就好了。”



不要乱想，静静的养！养肥了，他们是自然可以多吃；我有什么好处，怎么会“好了”？他们这群人，又想吃人，又是鬼鬼祟祟，想法子遮掩，不敢直截下手，真要令我笑死。我忍不住，便放声大笑起来，十分快活。自己晓得这笑声里面，有的是义勇和正气。老头子和大哥，都失了色，被我这勇气正气镇压住了。

但是我有勇气，他们便越想吃我，沾光一点这勇气。老头子跨出门，走不多远，便低声对大哥说道，“赶紧吃罢！”大哥点点头。原来也有你！这一件大发现，虽似意外，也在意中：合伙吃我的人，便是我的哥哥！

吃人的是我哥哥！

我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我自己被人吃了，可仍然是吃人的人的兄弟！

（五）

这几天是退一步想：假使那老头子不是刽子手扮的，真是医生，也仍然是吃人的人。他们的祖师李时珍做的“本草什么”上，明明写着人肉可以煎吃；他还能说自己不吃人么？

至于我家大哥，也毫不冤枉他。他对我讲书的时候，亲口说过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；又一回偶然议论起一个不好的人，他便说不但该杀，还当“食肉寝皮”。我那时年纪还小，心跳了好半天。前天狼子村佃户来说吃心肝的事，他也毫不奇怪，不住的点头。可见心思是同从前一样狠。既然可以“易子而食”，便什么都易得，什么人都吃得。我从前单听他讲道理，也胡涂过去；现在晓得他讲道理的时候，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，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。

（六）

黑漆漆的，不知是日是夜。赵家的狗又叫起来了。

狮子似的凶心，兔子的怯弱，狐狸的狡猾，……

(七)

我晓得他们的方法，直捷杀了，是不肯的，而且也不敢，怕有祸祟。所以他们大家联络，布满了罗网，逼我自戕。试看前几天街上男女的样子，和这几天我大哥的作为，便足可悟出八九分了。最好是解下腰带，挂在梁上，自己紧紧勒死；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，又偿了心愿，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。否则惊吓忧愁死了，虽则略瘦，也还可以首肯几下。

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！——记得什么书上说，有一种东西，叫“海乙那”的，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；时常吃死肉，连极大的骨头，都细细嚼烂，咽下肚子去，想起来也教人害怕。“海乙那”是狼的亲眷，狼是狗的本家。前天赵家的狗，看我几眼，可见他也同谋，早已接洽。老头子眼看着地，岂能瞒得我过。

最可怜的是我的大哥，他也是人，何以毫不害怕；而且合伙吃我呢？还是历来惯了，不以为非呢？还是丧了良心，明知故犯呢？

我诅咒吃人的人，先从他起头；要劝转吃人的人，也先从他下手。

(八)

其实这种道理，到了现在，他们也该早已懂得，……

忽然来了一个人；年纪不过二十左右，相貌是不很看得清楚，满面笑容，对我点头，他的笑也不像真笑。我便问他，“吃人的事，对么？”他仍然笑着说，“不是荒年，怎么会吃人。”我立刻就晓得，他也是一伙，喜欢吃人的；便自勇气百倍，偏要问他。

“对么？”

“这等事问他什么。你真会……说笑话。……今天天气很好。”

天气是好，月色也很亮了。可是我要问你，“对么？”

他不以为然了。含含糊糊的答道，“不……”

“不对？他们何以竟吃？！”

“没有的事……”

“没有的事？狼子村现吃；还有书上都写着，通红崭新！”

他便变了脸，铁一般青。睁着眼说，“有许有的，这是从来如此……”

“从来如此，便对么？”

“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；总之你不该说，你说便是你错！”

我直跳起来，张开眼，这人便不见了。全身出了一大片汗。他的年纪，比我大哥小得远，居然也是一伙；这一定是他娘老子先教的。还怕已经教给他儿子了；所以连小孩子，也都恶狠狠的看我。

(九)

自己想吃人，又怕被别人吃了，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，面面相觑。……

去了这心思，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，何等舒服。这只是一条门槛，一个关头。他们可是

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师生仇敌和各不相识的人，都结成一伙，互相劝勉，互相牵掣，死也不肯跨过这一步。

(十)

大清早，去寻我大哥；他立在堂门外看天，我便走到他背后，拦住门，格外沉静，格外和气的对他说，

“大哥，我有话告诉你。”

“你说就是，”他赶紧回过脸来，点点头。

“我只有几句话，可是说不出来。大哥，大约当初野蛮的人，都吃过一点人。后来因为心思不同，有的不吃人了，一味要好，便变了人，变了真的人。有的却还吃，——也同虫子一样，有的变了鱼鸟猴子，一直变到人。有的不要好，至令还是虫子。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，何等惭愧。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，还差得很远很远。

“易牙煮了他儿子，给桀纣吃，还是一直从前的事。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，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；从易牙的儿子，一直吃到徐锡林；从徐锡林，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。去年城里杀了犯人，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，用馒头蘸血舐。

“他们要吃我，你一个人，原也无法可想；然而又何必去入伙。吃人的人，什么事做不出；他们会吃我，也会吃你，一伙里面，也会自吃。但只要转一步，只要立刻改了，也就人人太平。虽然从来如此，我们今天也可以格外要好，说是不能！大哥，我相信你能说，前天佃户要减租，你说过不能。”

当初，他还只是冷笑，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，一到说破他们的隐情，那就满脸都变成青色了。大门外立着一伙人，赵贵翁和他的狗，也在里面，都探头探脑的挨进来。有的是看不出面貌，似乎用布蒙着；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，抿着嘴笑。我认识他们是一伙，都是吃人的人。可是也晓得他们心思很不一样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，应该吃的；一种是知道不该吃，可是仍然要吃，又怕别人说破他，所以听了我的话，越发气愤不过，可是抿着嘴冷笑。

这时候，大哥也忽然显出凶相，高声喝道，

“都出去！疯子有什么好看！”

这时候，我又懂得一件他们的巧妙了。他们岂但不肯改，而且早已布置；预备下一个疯子的名目罩上我。将来吃了，不但太平无事，怕还会有人见情。佃户说的大家吃了一个恶人，正是这方法。这是他们的老谱！

陈老五也气愤愤的直走进来。如何按得住我的口，我偏要对这伙人说，

“你们可以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，活在世上。”

“你们要是不改，自己也会吃尽。即使生得多，也会给真的人除灭了，同猎人打完狼子一样！——同虫子一样！”

那一伙人，都被陈老五赶走了。大哥也不知哪里去了。陈老五劝我回屋子里去。屋里面全

是黑沉沉的。横梁和椽子都在头上发抖；抖了一会，就大起来，堆在我身上。

万分沉重，动弹不得；他的意思是要我死。我晓得他的沉重是假的，便挣扎出来，出了一身汗。可是偏要说，

“你们立刻改了，从真心改起！你们要晓得将来是容不得吃人的人，……”

(十一)

太阳也不出，门也不开，日日两顿饭。

我捏起筷子，便想起我大哥；晓得妹子死掉的缘故，也全在他。那时我妹子才五岁，可爱可怜的样子，还在眼前。母亲哭个不住，他却劝母亲不要哭；大约因为自己吃了，哭起来不免有点过意不去。如果还能过意不去，……

妹子是被大哥吃了，母亲知道没有，我可不得而知。

母亲想也知道；不过哭的时候，却并没有说明，大约也以为应当的了。记得我四五岁时，坐在堂前乘凉，大哥说爷娘生病，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，煮熟了请他吃，才算好人；母亲也没有说不行。一片吃得，整个的自然也吃得。但是那天的哭法，现在想起来，实在还教人伤心，这真是奇极的事！

(十二)

不能想了。

四千年来时吃人的地方，今天才明白，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；大哥正管着家务，妹子恰恰死了，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，暗暗给我们吃。

我未必无意之中，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，现在也轮到我自己，……

有了四千年吃人履历的我，当初虽然不知道，现在明白，难见真的人！

(十三)

没有吃过人的孩子，或者还有？

救救孩子……

一九一八年四月。

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五月《新青年》第四卷第五号。首次采用“鲁迅”这一笔名。

孔乙己

《呐喊》

鲁镇的酒店的格局，是和别处不同的：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，柜里面预备着热水，可以随时温酒。做工的人，傍午傍晚散了工，每每花四文铜钱，买一碗酒，——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，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，——靠柜外站着，热热的喝了休息；倘肯多花一文，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，或者茴香豆，做下酒物了，如果出到十几文，那就能买一样荤菜，但这些顾客，多是短衣帮，大抵没有这样阔绰。只有穿长衫的，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，要酒要菜，慢慢地坐喝。

我从十二岁起，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，掌柜说，样子太傻，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，就在外面做点事罢。外面的短衣主顾，虽然容易说话，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。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，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，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，然后放心：在这严重监督之下，麝水也很为难。所以过了几天，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。幸亏荐头的情面大，辞退不得，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。

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，专管我的职务。虽然没有什么失职，但总觉得有些单调，有些无聊。掌柜是一副凶脸孔，主顾也没有好声气，教人活泼不得；只有孔乙己到店，才可以笑几声，所以至今还记得。

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。他身材很高大；青白脸色，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；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。穿的虽然是长衫，可是又脏又破，似乎十多年没有补，也没有洗。他对人说话，总是满口之乎者也，教人半懂不懂的。因为他姓孔，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“上大人孔乙己”这半懂不懂的话里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，叫作孔乙己。孔乙己一到店，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，有的叫道，“孔乙己，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！”他不回答，对柜里说，“温两碗酒，要一碟茴香豆。”便排出九文大钱。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，“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！”孔乙己睁大眼睛说，“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……”“什么清白？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，吊着打。”孔乙己便涨红了脸，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，争辩道，“窃书不能算偷……窃书！……读书人的事，能算偷么？”接连便是难懂的话，什么“君子固穷”，什么“者乎”之类，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：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听人家背地里谈论，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，但终于没有进学，又不会营生；于是愈过愈穷，弄到将要讨饭了。幸而写得一笔好字，便替人家钞钞书，换一碗饭吃。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，便是好吃懒做。做不到几天，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，一齐失踪。如是几次，叫他钞书的人也

没有了。孔乙己没有法，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。但他在我们店里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，就是从不拖欠；虽然间或没有现钱，暂时记在粉板上，但不出一月，定然还清，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的名字。

孔乙己喝过半碗酒，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，旁人便又问道，“孔乙己，你当真认识字么？”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，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。他们便接着说道，“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？”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，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，嘴里说些话；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，一些不懂了。在这时候，众人也都哄笑起来：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。

在这些时候，我可以附和着笑，掌柜是决不责备的。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，也每每这样问他，引人发笑。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，便只好向孩子说话。有一回对我说道，“你读过书么？”我略略点一点头。他说，“读过书，……我便考你一考。茴香豆的茴字，怎样写的？”我想，讨饭一样的人，也配考我么？便回过脸去，不再理会。孔乙己等了许久，很恳切的说道，“不能写罢？……我教给你，记着！这些字应该记着。将来做掌柜的时候，写账要用。”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，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账；又好笑，又不耐烦，懒懒的答他道，“谁要你教，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？”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，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，点头说，“对呀对呀！……回字有四样写法，你知道么？”我愈不耐烦了，努着嘴走远。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，想在柜上写字，见我毫不热心，便又叹一口气，显出极惋惜的样子。

有几回，邻居孩子听得笑声，也赶热闹，围住了孔乙己。他便给他们吃茴香豆，一人一颗。孩子吃完豆，仍然不散，眼睛都望着碟子。孔乙己着了慌，伸开五指将碟子罩住，弯腰下去说道，“不多了，我已经不多了。”直起身又看一看豆，自己摇头说，“不多不多！多乎哉？不多也。”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。

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，可是没有他，别人也便这么过。

有一天，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，掌柜正在慢慢的结账，取下粉板，忽然说，“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。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。一个喝酒的人说道，“他怎么会来？……他打折了腿了。”掌柜说，“哦！”“他总仍旧是偷。这一回，是自己发昏，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。他家的东西，偷得的么？”“后来怎么样？”“怎么样？先写服辩，后来是打，打了大半夜，再打折了腿。”“后来呢？”“后来打折了腿了。”“打折了怎样呢？”“怎样？……谁晓得？许是死了。”掌柜也不再问，仍然慢慢的算他的账。

中秋之后，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，看看将近初冬；我整天的靠着火，也须穿上棉袄了。一天的下半天，没有一个顾客，我正合了眼坐着。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，“温一碗酒。”这声音虽然极低，却很耳熟。看时又全没有人。站起来向外一望，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。他脸上黑而且瘦，已经不成样子；穿一件破夹袄，盘着两腿，下面垫一个蒲包，用草绳在肩上挂住；见了我，又说道，“温一碗酒。”掌柜也伸出头去，一面说，“孔乙己么？你还欠十九个钱呢！”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，“这……下回还清罢。这一回是现钱，酒